



编者按

“文学已经跟我的生命、我的精神融为一体。”

日前,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暨南大学文学院在暨南大学共同举办了“前辈学人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饶芃子教授纪念会暨散文集发布会”,旨在缅怀饶芃子教授的杰出成就,继承其不断开拓的学术精神,庆祝其散文集《花到深处更知香》的出版,并以此为契机,纪念前辈学人多年来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饶芃子教授(1935-2024)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教育家。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首任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她在学科交叉的创新性、学术视野的开拓性、学科建设的前瞻性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思路,在学术界留下深远影响。

本期“人世间”,特邀饶先生的两位学生,暨南大学教授程国赋和南方日报记者项仙君,撰文细述先生往事。清明雨细,斯人已逝而风骨长存。程国赋以学者视角回溯先生筚路蓝缕的治学历程,项仙君以温润笔触勾勒先生诗书传家的精神血脉。两篇文字如双璧辉映,一论功业,一诉情长,共证先生“文学即生命”的赤子之心。

悼芃子师

□程国赋

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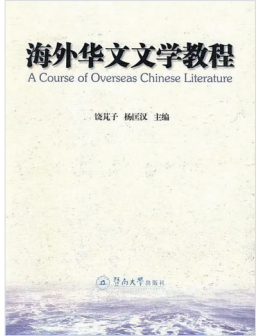
——饶芃子

我们做学问,从事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就需要做到宁静致远,远离浮躁和功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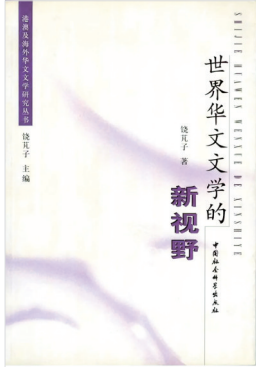
——程国赋



《中西戏剧比较教程》



《海外华文文学教程》



《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

又是一年清明节,前几天广州突然降温,还夹杂着蒙蒙细雨,给清明时节增加了一些哀伤、追思的气息。今年的暨南大学校园里,再也见不到饶芃子先生的身影,先生于2024年11月27日离开了我们,距今已经4个多月。先生不在了,可我总是觉得她还活着,她的音容笑貌时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这大概就是对一位逝者、一位长者最好的纪念吧。

我是饶芃子先生的学生。求学时光,虽无缘进入饶门读书,但在2008年,我有幸被遴选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国家级培养对象,教育厅规定所有培养对象都需要填写指导老师。征得饶先生同意后,我在表格上填写的是:请饶老师担任我的指导老师。

我还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已久闻饶先生的大名。1994年,我从南大博士毕业,到暨南大学工作。离开南京之前,几位南大中文系的教授和我谈,很冒昧地与饶老师联系,希望当面向她请教。记得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在饶先生的副校长办公室,先生没有一点做官的架子,嘘寒问暖,和蔼可亲,让人如沐春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饶先生。

我在暨南园生活超过30年,在我人生历程中,饶先生给我为人、为学指明了方向。2015年7月,我接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自上世纪90年

代以来,在之前几任院长的领导下,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入选国家211工程建设学科、广东省攀登学科,中国史学科入选为广东省优势学科,文学院获得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三个博士后流动站,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接任院长后,我深感肩负的压力,登门向饶先生请教。饶老师当时和我说,文学院是多学科融合的一个大院,是藏龙卧虎之地,学院里比你有能力的人有很多。你担任院长,要保持你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本色,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从2015年7月担任院长,到2023年10月卸任,饶先生这番教导犹如人生道路上一盏指路明灯,一直伴随着我前行。饶先生是我的老师,在做入、做事上,她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饶先生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在于她对学科建设的高度重视。暨大中文学科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之所以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进入A类学科的行列,这与饶先生的辛勤付出是密不可分的。有一次教师节前夕,我和学院同事去饶先生家看望她时,她说起暨大1978年在广州复办之后,中文学科如何建设的问题。她在担任中文系主任以及后来担任学校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时,给王元化先生、钱仲联先生、钱谷融先生、刘中树先生等很多学术界著名学者写信,希望他们给暨大中文学科推



饶芃子先生 作者供图

荐人才。上个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暨大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济济,尤其是在全国学术界相当活跃的中青年学者队伍整齐,群星璀璨。这为中文学科后来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出,饶芃子先生在学科建设上具有远见卓识。可以说,没有饶先生当年奠定的基础,就没有中文学科今天的发展。

饶先生对学科建设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人才,而且还体现在她具有非常独到的学术眼光。她提出学科建设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也就是,要根据各自高校、各自学科不同的定位,挖掘本学科的特色和优势,避免跟风雷同,要寻求创新和突破。在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饶先生创立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创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开创比较文艺学学科,这些都成为暨大中国语言文学在全国同类学科中的特色和优势,为学科建设探索出一条特色发展的道路。

2011年教师节前夕,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暨南大学看望饶芃子教授时,要求省教育厅、暨南大学研究出台措施,努力为高校教师创造一个可以凝心静气、钻研学问的环境。暨大后来出台“宁静致远工程”,实施一系列人才培养、支撑和保障的计划,包括突出“长远业绩取向”的评价考核机制,杜绝大学浮躁之风。饶先生曾在《城市文化与大学教育》一文中认为:“随着经济浪潮,社会上许多因素进入学

校,高校扩大招生,学科众多,内外交流也频繁,整个高等教育比以前更社会化、更世俗化。现在的大学校园,商品意识太浓了一点,世俗化的东西比以前多。”

今天,回过头来看饶先生在多年前的讲话,依然有着现实意义。我们做学问,从事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就需要做到宁静致远,远离浮躁和功利,就像饶先生所说的: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这也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是教育部2015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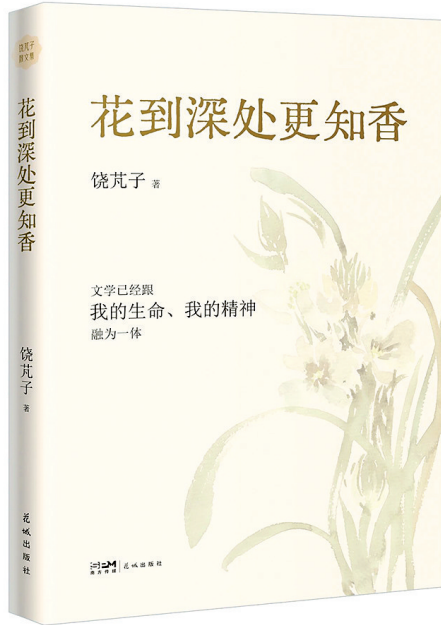
《世界文坛的奇葩》



《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



《中西比较文艺学》



《花到深处更知香》,花城出版社

饶先生永不凋零

□项仙君

文学已经跟我的生命、我的精神融为一体。

——饶芃子

在唯美的世界里诗意地活着,那是多么灿烂的岁月!

——项仙君

有些伤痛只隐藏在心底,但总在一些日子会突然发作,彻彻心肺。

譬如在这个清明,我再也见不到的饶芃子导师。

我在2024年11月27日的微博还记录了第一时间获悉噩耗时的心情:“我最尊敬的导师,当代华文文学及比较文学的大家,红学及张爱玲研究的领军人物,暨大最后的女先生,原副校长饶芃子教授,今早仙逝。三十年前殷殷庭训如在昨日,两月前聆教诲语音犹温,待我如子的知遇之恩,厚学如渊的高洁人品,岂敢一日忘之!天不假年,为之奈何!敬爱的老师啊,东来原本无教义,西去从此有斯文!”

在此两月之前的教师节,我刚去祈福医院看了老师!当时她已经要依靠轮椅,口齿不清,但仍精神矍铄,反复要跟我握手,说“你样子很好”!即使她知道老师已经认不出我了,还是要跟她提起我们当年的岁月,谈到刚走的乐黛云老师,说起荣耀又让她不省心的往事。护工阿姨说,每有学生来看她,她都是开心的,就算想不起来客,她的话也是讲究的。桌子上放着宾客留言簿,都是满满的祝福。握着老师不停颤动的手,心里又伤感又安定,这是塑造了我的青春的大先生啊。

在教师节或元宵节老师生日去暨南大学看望老师,已是我

这么多年来惯例,每次出来时都觉得自己身上多了些贵气。

老师是这几年身体才不行的。之前每次一进门,老师都会与我热烈拥抱,饶老师的先生吴老师在世时也会拉着我的手,说我年年来,真有心。其实毕业近二十年,中间有好几年我都没有来看望他们,觉得功名未就愧对师恩,这心理障碍是在四十岁之后才放下的。

饶老师可不看重那些,她从来就是把我当成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一谈就是个把小时。有次谈到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刚辞世,饶老师当即嘱咐助手发唁电给汤先生的太太乐黛云先生,口授悼词。饶老师与汤、乐两位先生的交情我是了解的,乐黛云教授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大师级人物,与饶老师一起被称为“北东南饶”,当年我到北大参加的“首届中国青年学者比较文学研讨会”就是乐先生主持的,提交的论文还被北大学报全文刊登。我记得我发言结束后,乐先生还特地走过来祝贺,问我愿不愿意读她的博士,如愿意,她可以推荐一名学生来饶老师这儿攻读学位。

我最终因为生计所迫放弃读博,饶老师为此很遗憾。据我所知,饶老师非常敬重汤先生,汤先生也很器重她,前年她去北京开会,抽空到北大探望乐先生,汤先生当时正因病住院,听

说她来了,还专门从医院出来与她见面。言谈之中,饶老师对汤先生的逝世深感悲痛。

我们学生都知道,吴老师年纪比饶老师大,但他在生活上很照顾饶老师。吴老师出身新加坡华侨世家,祖上有很大的橡胶园,并经营金银珠宝和布匹等买卖。因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他大哥被日本人杀害,新加坡家产也因此败落。他年轻时勤奋好学,后考上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在西北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调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是广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虽然是理工科方面的专家,但身上知识分子的人文气息却非常浓厚,每次都与我聊得很投缘。饶老师除了与我谈近期的学术成果外,讲得最多的是她的家世:饶老师出身潮汕的诗书之家,她的外祖父戴仙传先生是晚清秀才,后来又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回潮后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家乡的语文教育事业,曾先后受聘于韩山师范、金山中学、潮安一中学校,他不但能诗、能文,还是潮汕一带有名的书法家;父亲饶华上世纪30年代初毕业于韩山师范学校,后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抗战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她的舅舅戴平万毕业于中山大学西语系,是作家和翻

译者,与夏衍、鲁迅一起在上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是左联时期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她的弟弟曾以潮州市高考第二名成绩考上北大,毕业后分配在哈尔滨,是有业绩的年轻科学家……但在“反右”和“文革”中,饶家历尽磨难。她的父亲被错划为党内右派,在个旧锡矿劳动二十年,1978年才得以平反。她和弟弟在“文革”中均受到很大的冲击。

由于家庭的影响,饶老师自幼迷恋文学,立志一辈子做学问。1987年任暨大副校长是因工作需要,上级组织决定的,开始得知这一消息时,她再三推辞。时任暨大校长梁灵光(曾任广东省省长)告诉她:这是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要她马上到任。这样她才当了两任主管文科学术和研究生的副校长。在与我聊天中,饶老师不胜感慨地说:“也许就是因为我更专注于学术,所以才能健康地活到现在。现在女儿、孙子都挺争气,学习和工作都很好,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师从饶老师之后,我才感觉自己以前自己矜以为傲的犬儒作风其实就像是一个乡下的野孩子,无论是为学还是做人都有着致命的缺陷,宽容、大气,让心灵永远超越于日常俗事之上,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品格。的确,我从来没有见老师骂过人,连生气的时候都少,即使她提携

的人后来背弃了她,她也只是一笑了之,偶尔和我发一声感叹:人怎么会这样子呢?在暨大的三年,老师让我们读《红楼梦》、张爱玲,背唐诗宋词,在唯美的世界里诗意地活着,那是多么灿烂的岁月!

我曾建议老师,以后多写点散文随笔,特别是家史,因为她的家族应该是广东有代表性的诗书之家之一。老师说,这些年,她已写了系列的回忆文章,如《石头记与我》《回忆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旧事》《缅怀舅父戴平万》《我的弟弟饶华》《告别父亲》和《我的弟弟》等,在学术工作之余,如有时间,她还会继续写自己的回忆录。她还说,“虽然我们经历过苦难,但这些苦难并没有在我的精神中留下残疾,我还会全心地体味在文学和学术中的乐趣”。

这是真的,不久前,暨南大学举行了一次纪念饶老师的座谈会,发行了老师的一本散文集《花到深处更知香》,书的封面用的就是老师的话:“文学已经跟我的生命、我的精神融为一体。”

是的,哪怕只能吃酱油拌饭,也要认真地铺上台布,这就是我领悟到的老师身上的贵气,也是一种光芒。

清明的路上滴着雨,滴着我的回忆。魂兮归来,老师啊!(作者是南方日报记者)



饶老师和她的研究生们 作者供图